

乡情远逝

XiangQingYuanShi

史奇山 著



宁波出版社
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乡情远逝

史奇山 著



宁波出版社
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乡情远逝/史奇山著. —宁波:宁波出版社,2007.12

(浙东作家文丛.第5辑/李浙杭主编)

ISBN 978-7-80743-161-9

I.乡... II.史... III.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99180 号

浙东作家文丛(第5辑)·乡情远逝

本册作者 史奇山

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(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315000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 卓挺亚
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 3003 千(本册字数 150 千)

印 张 248(本册印张 12.5)

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43-161-9

定 价 385.00 元(全十六册)



史奇山

1950 年 10 月某日生于浙江象山县。曾于海军航空兵地勤某部服役六个年头；1973 年就读杭州大学中文系，1976 年到象山县文化馆工作，后调县委党史办；1990 年调县文联至今，曾任县文联主席。也曾在国营农场、渔业加工厂、建筑工地上打过工，还收过税、教过书。

著有长篇小说《碧血小岛》、《花轿梦》，散文集《潮烟人家》、《渔港古城石浦》等。因工作需要也写歌词、创作曲艺作品。

目 录

乡 里 风 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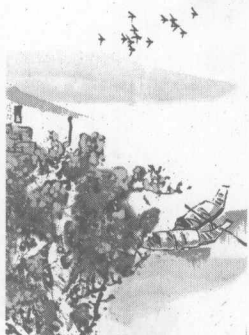
乡 里 风 情

- 闭眼磨的两个愿望 / 003
- 年轻的箍桶佬 / 008
- 墙弄里的吆喝声 / 016
- 卖货郎 / 021
- 粉筛之舞 / 026
- 笃白糖的人 / 031
- 阿金哥的理想 / 035
- 弹棉花的乌皮 / 041
- 皮鞋戳的咏叹调 / 047
- 爱上月黑风高夜 / 053
- 做渔货生意的长脚龙 / 059



乡里风貌

乡里风貌



茅厕谣 / 069

草房吟 / 074

凉亭 / 079

从斧头包说起 / 084

倒灶的年代 / 088

人与牛的故事 / 094

黄豆熟了 / 100

闲话年糕 / 104

路途拾遗 / 109

又闻鸪咕声 / 115

闲话拜菩萨 / 120

乡 里 音 容

- 月上柳梢 / 129
- 美丽的蹂躏 / 134
- 扫台专业户 / 140
- 演错了的戏文 / 146
- 我和我的同学 / 151
- 你们在做什么 / 156
- 唉,我的儿子喔 / 160
- 晓 英 / 166
- 一路微笑 / 173
- 支书的泪花 / 179
- 真心相爱 / 184



后 记 / 191

乡里风情



闭眼磨的两个愿望

闭眼磨的真实名字好像叫“阿木”，他身高不到一米六，是村里“专业”推石磨的，所以男女老少全呼他“闭眼磨”，也有叫他“闭眼木”的。家乡人“木”与“磨”读出来是同一个音，本地人也只有在细听中才发现有细微的区别，“木”是读去声，而“磨”是读上声，但我所听到的大多数不是叫他木，而是磨。从交谈中知道，闭眼磨有两大愿望，当时我听了觉得十分可笑，以为他是在说笑话，一直到了我有资格与年轻人说：“我吃过的盐，比你吃过的米还多，我所走过的桥，比你走过的路还多”的年头里，才真正明白，他说的并不是笑谈，而是人性的直白陈述，一个看不见五彩缤纷的世界、推了一辈子石磨的人，也同样会有人性的本能愿望。

石磨的种类不少，有人力、水力、风力、畜力等，磨在中国吃的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。闭眼磨所推的大石磨，直径足有一公尺多，厚有二十多公分，在北方由驴、马拉牵着完成，在水资源充足的山区可由水力来完成。

我家没有正劳力，推磨的事只能请闭眼磨来完成，每次去请他的差使，总是我。冬天，他在不推磨时，会独自坐在草屋的檐下晒太阳；夏天，则在院子前那株苦楝树下乘凉。我看到的他，始终闭着双眼低着头；有时，他会非常专注地竖着耳朵，在那里细听着什么。我不知道那个时刻的他，是醒着还是睡着，更不知道他在

想些什么、听些什么。我叫一声“闭眼伯”，他便迅速地仰起头来，也知道了我叫他的目的，便站起来：好，走吧。他的声音低沉沙哑，有些雄鸭子叫唤的味道，听上去也让人觉得他因嗓子太干渴，而造成发声不顺畅。

一路走去，他往往很少说话，低着的头，像是晒蔫了的瓜秧。一走进那间小而昏暗的草屋磨房，他的活力顿时显现出来。我的眼睛一时很难适应磨房里的暗，而他却能一眼“看”到要磨的东西放在什么地方，一边利索地架起推磨的架子，准确无误地往磨盘上倒上米或者麦子，一边说：是五斤吧？我家每次所要磨的东西的数量，他没有说错过一次。这时，他的头不再低着，终日细闭着的双眼，也扬起一道大大的缝隙，脸上充满了愉悦和兴奋，开始他的转圈圈劳作。

说他是推磨，其实不是推着磨盘往前走。他是上身微微向后仰倒，腰背紧靠着一横架板，借着身体倒压所形成的重量和双脚推进的力度，一步步地往后退去。不管你要磨的东西是多还是少，他总是那个速度，对他的这种速度，我往往会不耐烦，忍不住地想帮他一起推，催他快些。他偶尔也会稍稍地加快步伐，但绝不会来一次“飞快”。他说：好了、好了，你不要推了，推得这样快，推出的粉会变粗。我说粗些没有关系的；他说：不行、不行，这样会倒了我闭眼磨的金字招牌。说完，他哈哈地笑，笑得眼上的那条缝几乎都不见了。

有时，在未开磨前，他一摸麦子，会说：这麦粒还不够干燥，磨出的粉会粗、会出现黏着状，吃起来没味道。主人因等着急用，说：粗就粗点吧，我不会责怪你的。闭眼磨绝不会松口说出“那随你吧”，也不会说“粉磨粗了，别怨我闭眼磨”之类推卸责任的话语。他会想方设法为你搞来等量的干燥的米或是麦子，先给你磨上，而那些还没有完全干透的由他拿回家晒。

闭眼磨也得罪过人，我听到的是，有几个妇女说他像牛。因

为,每次磨完粉后,磨内会留存下一些似粉非粉的半成品,总量有半斤多,闭眼磨立下了一个规矩:凡磨完粉后,任凭哪个都不能掀起磨盘,去掉扫磨里留存的“粉”并拿回家。不过,当上一次磨的是麦,而这次磨的是米时,他会认真地掸扫,把所掸下的放在一边,等下次有人来磨麦时,把那掸扫下的再放到磨盘上。因为石磨大,一般妇道人家掀不起来,就是由他来掀,也得借用杠杆原理,即使这样也是一件很费劲的事。再说,没有留存物的空磨,推起来特别费劲,一道道的磨齿也容易变钝。因此,他立下的规矩得到村人的普遍认同。

不过,就有那么几个人,只想着自己家磨完后留在磨内的那些未能成粉的半成品,而不去想想在磨前别人家留在磨内的事实,背着闭眼磨把磨内留下的掸扫一尽,气得他头高高地昂起,双眼的那道缝,也气得不见了,额上的青筋暴起像蚯蚓。拿出了他的杀手锏——从街头开始,一路上不紧不慢地喊去:某某家的,不长毛,磨内那么一点点的粉,都要偷偷地扫回家,村上千万人家都能讲规矩,是你的脸比人家长得白,还是你的屁股生得比别个白……大多数遭到了闭眼磨抨击的人,也只当接受了一次教训,再说也犯不着与一个双目不明的人计较。也有气量小的,便死缠着要老公出面,为她争回那口气。也有照着老婆旨意办的汉子,于是,汉子便先对闭眼磨进行语言还击。想不到闭眼磨并不屈服,反而抛出更为通俗、粗俗的抨击语句。汉子也被闭眼磨的话语激怒了,便向闭眼磨发出口头警告:闭眼!你的嘴巴要是再乱说一气,小心给你耳光吃吃。闭眼磨把头昂得更高:我闭眼磨一世清白,步步走得正,还怕你的耳光,你敢,有胆量你就打啊、打啊,怎么不打?几个回合下来,那汉子忍不住了,放开了拳脚,到了这个时候,闭眼磨还是坚守着打不还手的规矩,但揭露和抨击的言语变得更加猛烈、粗俗。旁观者终于也忍不住了,纷纷站出来指责这位汉子:你真叫没出息,怎么真的动手打了,他是一个眼睛看不清的

人,何况他没有错啊,就算他有些错,你怎么真的能动手,太没道理了。汉子在众人的指责下,骂骂咧咧中退到一边。汉子成了武斗胜利的落荒者,闭眼磨成了一个负了伤的胜利者,在众人的安抚下,闭眼磨回到家里,心里煞是高兴,有时他会自言自语:你想同我闭眼磨斗,还想赢,你门都没有,我闭眼磨做人,是脚脚踏在路中央,还怕你个屁……

闭眼磨在年轻的时候,也有人给他介绍过对象,但都没有实质性的结果。再加上我年纪小,不能理解“对象”在人生道路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。到后来,我渐渐地明白了,他为什么喜欢独自坐到屋檐下、树底下。那树与草屋西边的小河只有三五公尺的距离,小河边有个洗衣的埠头,早晚有洗衣的妇女,也有姑娘。他年轻时,也喜欢听姑娘的声音;当他步入中年,渐渐地喜欢听少妇的对话;而后,喜欢听中年妇女们那些无遮无拦的米黄色段子。有人说,他有时会听得低着头暗暗地笑。他告诉我,他所看到的一切,都是白糊糊的,大的物件看到的是一个轮廓,当外界色彩大起大落时才能感觉到一点点的色彩变化。所以,他看到的男子体形与女子体形也都一样。但他在几十个洗衣女中,能听出哪个声音是谁家的姑娘的、哪家的媳妇的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,那些与他一同长大的邻家女孩,从女孩长到姑娘,先后一个个远嫁了,他所熟悉的姑娘的声音越来越难听到,到最后,熟悉的邻家姑娘的声音一个也听不到了。他说,那些日子里,他的心头总觉得空落落的。而新加入的少妇的声音渐渐地多起来,在他后半生的空闲时光,正是这些少妇的声音,陪着他走过一天又一天的孤单寂寞的生活,一直走到年老。有人与他开玩笑:阿木,你那么喜欢偷听女人讲话?他脸也会红:你不要乱讲、不要乱讲,我哪里是偷听,我可是正大光明地听。良久,会突然冒出一句:女人说话有的像唱歌,有的也像老鸭叫,有好听有难听,听得人心也痒痒的……我阿木这辈子看不到女人长得好看还是

难看,只有听听女人说话的命了,声音好听的,就当是生得好看,难听的,就当她长得不好看。说完,他一定会会心地狂笑,时常笑出泪花以及鼻水来,于是,拿粗糙的手在脸上乱抹一气。

后来,有了磨粉的机器,磨房也没有了以往的热闹,但到磨房里去磨粉的人还是会有,因为几斤数量的米或是麦,机器不予受理,只能由闭眼磨来完成。年长月久,要磨的东西还是越来越少,他也显得无精打采。而我家人口少,要磨的不够机器的要求,因此还要靠他来磨。

我问他做什么都无精打采,是不是身体不好。他说很少有人叫他磨粉了,提不起精神。我问他最想做的是什么,他说,我听了也不会懂。最后他还是自言自语地说:要是让我做的话,我第一件事便是把磨粉的机器敲了;这话我还是能理解;当他说第二件想做的事,我确实是理解不了。他说:我想抱一下女人。说完,他笑了,是大笑。我也笑着说:闭眼伯,你也那么油头啊!他听了笑得更疯狂,可谓涕泪滂沱,拿双手在脸上乱涂。

因为我十六周岁便离开了那个地方,故很少有记起他的时候,要是他还活着,应该有九十多岁了,也不知道他的那个愿望是不是实现了,要是能碰到他,我一定要告诉他,我已经理解他所说的第二个愿望了。

年轻的箍桶佬

铁皮桶、铝桶、塑料桶的先后问世,新的生活方式的普及,使木桶的生意一泻千里。箍桶匠的门庭日趋冷清,繁华街道上的木桶制作、销售门市部,从收支难以平衡走到支大于收;集体和国营的箍桶“正规军”不得不全数解体,恢复到单兵作战的模式,但业务量依然不足,多数箍桶匠只得放下工具,另谋他业;顽固坚守着阵地的也退缩到冷僻的小巷里,继续着他们的谋生生涯。

文章所说的这个箍桶佬,其实不老,只因乡村里有习惯,只要是箍桶的,不管你须白满腮还是嘴上无毛,一概唤作箍桶佬。因家中兄弟姐妹众多,他从十一岁开始,便跟着师傅学箍桶,街坊上无论男女老少,直呼他为“小箍桶佬”——简称“小箍桶”。小箍桶姓莫,名撮来,也就是捡来的意思。撮来只因家中兄妹太多,父母胡乱地为他起了一个名,民间有说,孩子的名起得越俗,越容易养得住、养得大、养得壮。

小箍桶,三年学师期满,箍桶的技法虽学到一些,但因年纪小,身上还没有长成强健的肌肉,难以完成力度大的箍桶工序,故而又在师傅那里继续了三年的学徒生涯。三年过去后,师傅让他回家自立门户,他说:师傅,我还会箍桶,我只会打“平揪”,不会打“花揪”。揪,是竹篾打成的圈,即是竹箍,凡是木质的桶,都需要由揪来箍住桶板。若把木桶比作一个地球仪,竹揪就好比地球仪

上的纬线,紧紧地箍住桶体,让木桶变得扎实、坚固、紧密。揪,不仅有粗糙、精细之分,花式也不少,精细的桶就得配上十分精细的揪——花揪。桶小,箍也必须细,打起来的揪才相配。后来有了铜丝、铁丝,一些精细的桶也有用上铜或铁丝的揪,不过金属丝的揪,就会缺少一种和谐的美感。他师傅清楚,眼前这个徒弟所说的,不过是不想自立门户的推托之词。为了达到“还不会箍桶”的目的,有时他会故意将直径三十公分的水桶,做成一只直径三十一公分的,就是想赖在师傅处,达到无需独立谋生的目的。

那天,我拎着一只漏水的洗脚盆让他修,他正坐在箍桶的凳子上刨桶板,满脸涨红着。小箍桶长我十多岁,但依习惯我也称呼他小箍桶佬。呼完后,问他:你的脸怎么红得像关老爷啊。他头也没抬,说:不说不说,小孩子,莫问大人的事。我说:你是大人?大人们说了,没有结过婚的男人,都不能算是大人。他抬起头:你放屁,我二十五了,你才读小学,我不是大人你是大人?我还是坚持着他与我都不是大人的观点。他用并无恶意的眼光瞪着我,说:我有胡须、有毛,你看看、你看看……说话间,他迅速地举起握着木刨的手,要我看他腋下的风景。还说:你要是不服,我一把将你裤子脱了,看看你到底有没有……笑得我喘不过气来。因此,街坊都说小箍桶佬像是一个长不大的徒弟。

他常说,一个人谋饭吃太累太烦,还念念有词地说,脱离了师傅,找饭吃的途径只有两个,不是挑着担子走街穿巷叫生活,就得找一间适当的店面等活做。他师傅当然也明白徒弟的心思,到最后,师傅毫不留情地戳穿了他的诡计,他依然笑呵呵地说:师傅,我知道,你明白我的心思,不过,我真的不想出去,出去做人太吃力,在你的屁股后面,跟着你做做算了。师傅说:不行,做人怎么能这样呢,我给你全新的箍桶担子都准备好了,你年轻,还要讨老婆、生孩子。一般的后生说到这事,会表现出几多羞涩,或是默然。而他不是,听了后会大叫:师傅,你不要说讨老婆的事了,我听了

都怕,我拿什么养活她,一有了老婆,老婆的肚子接着便会大,你看街西头某某家老婆,进门才半年啊,肚子就挺起来了,我听说要养老婆,养小人,我头都大。师傅听得直发傻:天下哪有这样的徒弟。

但这个徒弟也有优点,从客户处收来的钱,从不放进自己口袋里,他做了一只小小巧巧、精精致致的桶,桶上还有一把木质暗锁,开关设在桶底,怎样开启只有他自己和师傅知道,每天收工后他将桶交给师傅。师傅对他能做出这样的小桶,也佩服得五体投地。街坊中说他技术好的人,说他好得不得了;说他技术差的人,是差得不得了。我家那只洗脚盆,让他修了三四次,结果是越修越漏,不得不找上了他的师傅。师傅也知道这位徒弟的业绩,徒弟出的错,会让人不可思议,他竟然会把一片长不到一厘米、宽不足半厘米的木片,留在了两块桶板之间,当他师傅取出这块小木片时,他摸着脑袋:怎么可能呢,怎么可能呢?

要是用一半新桶板,一半旧桶板来箍桶,那是一件大难事、烦事。然而,他能够将一半是旧桶板,一半是新桶板的桶,箍得滴水不漏。

后来集体化了,乡村里的七匠八匠都联合成一个手工业综合总社之类。我母亲是做衣的,也属于那个总社。总社下边分打铁、木工、篾匠、服装、弹棉花等不同门类。他师徒俩是木业社的,师傅成了木业社的负责人。虽然集体了,他还是住在师傅家,工资也由师傅出,师傅觉得实在不妥,但总也没法赶他出门。

有一天,我没有看到他在木业社里自己的岗位上,觉得纳闷。正在纳闷间,看到他挑着箍桶担,风风火火地奔进门。他师傅见了他,不由一惊,说:我让你和小成一起去做几天的活,也算是完成上门服务的任务,都过去一个多钟头了,你还没有走出过一步,是怎么回事?其实,并不是他没有出门。他与小成一起挑着担子,已经走出了五里地,可是走着走着,他忽然想到一个问题,觉得十